

人」。

知名女作家蘇雪林教授曾言：「在現代的中國，于斌樞機是先總統蔣公以下第二位偉人，這是任何人不容否認的事實，他一生的嘉言懿行、豐功偉業實在是不勝枚舉……。」尤其是在我國困苦抗戰及政府撤退入台初期，于樞機對國家貢獻之巨，真是罄竹難書，僅略述之。

天主教于斌樞機於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三日生於東北黑龍江的蘭西縣，是一位百年罕見，聲名遐邇，享譽全球的天主教泰斗，亦即是為前中央圖書館，包遵彭館長所尊崇之「東方聖人」。

于樞機得天獨厚，從小既超群出眾，聰穎過人，但他不幸於六歲喪父，七歲喪母，由懸壺濟世任中醫的祖父母所撫養，十四歲那年，全家遷往黑龍江海倫縣的海北鎮定居，當地多為天主教徒，家人深受召感，便決定闔家領洗歸依天主，樞機得聖名為保祿。

當時他見家鄉為外國人所欺辱，便五大洲之冠，在十六歲時，又因親身目睹日、俄兩強，蹂躪鄉民，遂憤而改號「希岳」，希望能效法岳飛之抵抗外救國的精神，由此可見樞機在如此弱冠之年，便已將社稷國家之事認為欲想救國，則須先攫取西方科學為前提，而當時國人接觸西方之唯一可行捷徑，則是結識傳教士。又因于樞

● 艾玉（彩色圖照刊第八頁）

略述于斌樞機對國家社會的貢獻

機早年即已入天主教，廣得西洋文化之薰陶，加之自小即深具愛國救民之心，恰於此國難當頭之際，只有切身力行，習取西學，才是建國救民之唯一途徑。是故下定決心，立下宏願，以「入教救國」做為他終生努力的目標。

但身為于家長房獨子的他，欲想出家傳教，立遭全族人的極力反對，幸得祖母鼎力贊助，終於次年接獲聖召，得以如願歸依天主。樞機獻身神職後，又深受「若翰洗者」以「曠野呼聲」的傳教精神所感動，便再改號再改。于樞機曾感言：「當我踏入宗教界後，我已下定決心，將這一生完全獻給我所熱愛的天主、人類及祖國，為了保持我內心的專誠，我寧願以出世之精神，來做入世之工作。我有過不少機會可以做官，但我都放棄了。我從不後悔自己的選擇，我只記得我

曾經擁有許多別人不曾擁有的經歷。由此可見他終其一生，為教會、為國家及為人民的福祉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于樞機為了達成救國興教的心願，於是於樞機在宗教、哲學、慈善、教育、政治、外交及語文等方面上，盡力充分學習，以為做入世工作之準備，事後他卓越表現及非凡成就，令人嘆為觀止。他的寬宏博愛之精神及悲天憫人之胸懷，可直追耶穌及諸位聖人，正如嘉義教區牛會卿主教曾讚頌：「于樞機有一顆偉大的心」，他在世上所完成的輝煌成果，無可諱言，均有目共睹，且繁不勝舉，難以盡書。現

僅就在宗教、文化、教育及政治外交等四方面，所做出的貢獻簡述如下：

促成四大宗教融合

于樞機在二十三歲時，至羅馬專攻哲學，一年後得哲學博士學位，主事的召集人，極得各教派推崇，遂

博士學位，當時他見國人視天主教為洋教，因此便學以致用，盡力將基督精神與中國固有文化相互配合貫通，做到使「基督之福音因中國文化而宣講，而中國文化又因接近福音而光大」。當一九三六年于樞機晉昇南京主教後，便在全國各大城市興建中國式教堂，利用其場地，來做融合中西學術及傳教之工作。同時又在上海召開「第一次全國公教進行代表大會」，政府為此曾特派行政院長孔祥熙親臨參加以示慎重。天主教因此而得到最有效的宣傳，促使國人對教會有了更深一層的認知與了解。

事後又於一九四〇年，于樞機召集國內四大宗教領袖，他為天主教代表，其中包括基督教的陳文淵會督，佛教的太虛法師，及回教的白崇禧將軍，共同組成「宗教徒聯誼會」，其意在凝聚全國不同的宗教組織，沉澀一氣，合力對抗日軍。就因于樞機為

當選為「宗教徒聯誼會」的會長，就因他是會長，連帶的也將天主教推崇為全國各宗教之首，使國人對天主教又有了更高一層的重視及融入。

在抗戰期間，于樞機受雷鳴遠神父臨終托付，負起終生照管聖母聖心會及耀漢、德來兩修院之重任。他也

曾不顧自身的安危，出生冒死的從獄中救出許多情報人員及為數不少的當時被視為敵國「德、義、日」的傳教士們。抗戰勝利後，于樞機受佛教界

之托，以他一言九鼎之威望及德高望重之聲譽，當即說服政府，免除徵收佛廟條款，使得全國佛教祠堂因此而得以保存，此舉不啻又博得佛教界的致好評及感激。

以「一九四九年，大陸變色國軍退守台灣之時，于樞機不但高瞻遠矚，及早明判時局，並且當機立斷，他先速將修院安全撤退入台，再協助王愈榮、賀人龍、王步融等多位修士修女們前往歐、美各國深造，使許多修女及

修士們不但逃出鐵幕，並且還培育出多位傑出聖職的專才，使台灣神職人員不致匱乏，繼而造就出當前國內教會崛起之盛況。

由上可知，于樞機為使國人能接受基督，將天主教融入國人心中，不再視為洋教，為此曾竭盡一生的所能，赴湯蹈火萬死不辭，終能使天主教在國內受到敬重，並發揚光大到現今的鼎盛榮景，于樞機的真知灼見令人欽佩不已。

加速融合中西文化

文化是民族的生活方式，是政治藝術七大要素的綜合體，于樞機深諳中西文化截然不同，迥然有別，他認為若想要在國內傳播基督教福音，須先將中國的固有文化與天主教的教義相互包容配合，待兩種文化融會貫通之後，即尋根究底，找出兩者之同、異點，再加以深入探討與詮釋，正如諾

斯普教授所著「東西相會」一書中指出：「東西文化應取長補短，加以綜合創造」。于樞機以他學貫中西之才，明白點出兩種文化雖不相同，但卻都是以「仁愛」做待人處事的出發點，而東西文化都篤信「上天」、「神明」的存在，於是推展中國文化，就成了他「傳教興國」的根本基礎。馮名著作家余堅教授在「追思一代宗師于樞機野聲總主教」一文中所記：「于樞機，學究天人，道貫中西，世人皆知其為神學哲學大師，其對法律、政治之學的涉獵，與夫四書五經之精研，均有淵博獨到之處，以卓越之眼光、悲天憫人之胸懷，透視中西文化。辦學校、興宗教、畢生立德、立言、立功舉世景仰。」由此可知于樞機對傳承中華文化所做之努力與決心。是故當他在留美期間，曾於華府創辦「中華文化學院」，並配合發行「英文中國月刊」，用以報導日軍侵華罪行，在此之後，又成立「華美」

及「自由太平洋」兩協會，且定期發行月刊。一九四六年于樞機榮膺南京總主教後，即在各區創辦《益世報》，組廣播電台，大量利用媒體做有效宣傳，用以鼓舞士氣，喚起民眾的愛國情操，以期達到「傳教救國」的最終目的。

于樞機政府遷台後，于樞機有鑑於當時之世風日下及人心不古之敗象，便於一九六六年發起「文化復興及合一運動」，他認為中國文化是以「倫理道德」為基礎，以「天人合一」為理想，這正與基督教意不謀而合，若想拯救中國，則必先「以天主教之精神來重振中華文化」，故須先集合眾力，將基督精神帶到每個家庭、學校及社會，用以淨化、充實、並提昇我國之現有文化，後再配以倫理、民主、科學做救國之基石，如是實施，不僅頗為奏效，而且成績斐然，為此於一九六八年，于樞機獲贈「世界人道獎」，他是亞洲第一位得到此殊譽的傑出

人士。于樞機是姑當研讀去外是難分西文化，化解雙方習俗上的誤識，于樞機便又以他的睿智，聯合國內各教派，共同舉行簡單而隆重的「春節敬天祭祖」活動，他首倡依中國舊俗，將國人對祖先的貢獻，在春節期間都用禮儀將之宏揚出來。他解述為：國人稱「天」或「老天爺」的「神」，與天主教稱之為「神」的「天主」，都是同指宇宙唯一的「創始者」，只是彼此間所用的名稱各異而已，合併舉行「敬天祭祖」大典，則更彰顯人們對「上天」及「祖宗」的誠敬之意。當下立即取得台灣各大縣市政府、機關首長等的熱烈響應，同時也得社會大眾的熱烈支持。

于樞機為此，于樞機每年必親自率眾行禮以為表率。當年于樞機又以國大代表主席之地位，特別訂定十二月二十五日為國定行憲紀念假日，以便同時慶祝聖誕佳節，這不啻又是他的另項智舉。曾以「代交書本，代交界互人」獨力在國內外興學。

于樞機曾說：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辦教育是我終生的志願」，他年少時已深切體驗到祖國之衰敗，是因缺乏西洋科學之所致，故於一九三六年大肆興建教堂，又利用教會場地舉辦各種文化、學術等之交流活動，充分運用傳教的機會，也順便來做文化教學之用。此外，于樞機為解決海外華人子弟之教育問題，就便在異邦延續並發揚中國固有的文化，故同時在越南及韓國創建「海外華僑學校」，並委派雷震遠神父主持「鳴遠中學」及「自由太平洋學校」。在美國，于樞機創辦了「中華文化學院」及新澤西州西東大學的「遠東學院」。于樞機傾力在美國發揚中國文化正如僑界政壇名人祖炳民先生說：「美國的中文教育均由子樞機開始提倡」，由此可見他致力傳播中國文化不

遺餘力，他的卓見及貢獻亦非常人所能及。抗戰勝利後，眼見國內百廢待興，于樞機深知，培儲人才，以應社會之需是當急之務，故以他在國際間之威望與殊譽，輕而易舉的取得多項歐美各國的獎助學金，得以協助四五千名青年學子出國深造。數年後，多人於學成歸國報效國家，頗有成效，此又為他對國家社會貢獻之另一智舉。

一九五六年，北平輔大校友上書教廷，呼籲在台復校，教廷對此計劃極表贊成，惟缺乏開辦鉅款，無法頒令，故教宗認為唯有委派蜚譽全球，博學多能的于樞機才能勝任此要職。於是他在為此馬不停蹄，風塵僕僕走訪世界各國，籌資建校。並邀請他的好友美國波斯頓總主教，庫興樞機協助共襄盛舉，終能於短期內募得九十萬美元與教廷支助之十萬，湊成百萬美元，由此輔仁大學復校之事方獲批准。

巍峨壯觀的輔大，終能從無到有，開始一磚一瓦的順利落成。教宗若望二十三世，親自授權于斌樞機為輔大復校的首任校長。于樞機為此延請德國學，于樞機深知，培儲人才，以應社會之需是當急之務，故以他在國際間之威望與殊譽，輕而易舉的取得多項歐美各國的獎助學金，得以協助四五千名青年學子出國深造。數年後，多人於學成歸國報效國家，頗有成效，此又為他對國家社會貢獻之另一智舉。

我沒接受，卻接受了一座天主教大學的董事長，固因輔仁大學校長于斌是我在尊敬的朋友，更因為是符合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提倡基督教會合一運動的精神，這也是先蔣總統所贊成希望的，現以一個基督徒當天主教大學董事長，豈不是教會合一具體的最好表現嗎？」

于樞機在輔仁大學含辛茹苦孜孜教誨十九年，因此造就出上萬學子，成果極為輝煌，致使輔大速入名校之列。于樞機在任職校長十九年中，效法聖方濟各之淡泊生涯，悉數捐出全

部校長薪俸。是故當他辭去校長職後，立命他為輔大總監督。由此可見他克勤克己，他為國家、為社會、為人類作育英才，功勞至巨，連教宗都為之讚佩。

美國「千禧年傳奇」中華文史學刊卷九十七第十一期二

，教宗為感念他創校、復校之貢獻，

勤克己，他為國家、為社會、為人類作育英才，功勞至巨，連教宗都為之

讚佩。

對日抗戰期間，軍事家蔣百里先生，曾以「外交奇才，外交界巨人

，一個于斌可抵十萬大軍」傾力向老總統推薦，委任他去會晤羅斯福及杜魯門總統，以便向友邦闡明抗日原由，促使美國在精神及物質上支援中國，而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孔祥熙先生在與美國交涉軍援受阻後，只得求助於于樞機，方得解決問題，孔氏曾為此請蔣公頒勳做為回報，但于樞機均以「免遭誤解」為由將之拒絕，由此足見于樞機之謙恭。多年後，西班牙外長馬丁亞達曾告之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曰：「中國外交人才以于總主教爲第一人」。

又於抗日戰爭最激之時，于樞機在國內首創捐「飛機」，獻「救護車」，以增強軍力，並出生入死，親赴前線勞軍鼓舞士氣，他還大量運用媒體，以激發國人抗日之決心，就因爲此而觸怒敵人，激發日軍以二十萬美金（當時是筆鉅款）來懸賞于樞機的人頭，但均不為他所懼，仍然鋌而走險，照常奔波於國際之間，掀發日寇

侵華暴行，足跡遍及歐美各國。為此，于樞機曾前後受傷五次，並殃及到他四叔于水濤公，後終為日寇迫害致死。

同時在歐洲，于樞機以法文，述出倭寇侵華劣跡，以他當時在國際間倍受崇敬之聲望及魅力，當即博得多國之諒解及協助。諸國不但捐出鉅款賑災救民，並還毅然出兵聯合抗日，終能於八年後，取得抗戰勝利，完成驅敵的偉業。也正因此，名作家公孫嫵文中稱于樞機為：「中國的一道新砌的萬里長城」，更有人認為：「于斌樞機是上天選派下來，爲解救多災多難的中國」，于樞機之英勇犧牲與貢獻，皆無庸置疑，有目共睹，他對中國之貢獻在近代中國青史之上應佔有極為重要的一頁。

當政府初抵台時，先總統蔣公力邀于氏協助開拓外交，他曾先後建立大代表時，曾在會中化解許多難題及爭端，促使各項法案均能順利過關，不似當今台灣政壇動輒「動手打人」之亂象。在國外，以他高超的人格及優厚之宗教素養，使各國政要及社會賢達均以能與他交往為榮，于氏趁此之便，即盡力來為僑胞尋求福祉。

一九四三年于樞機見美、加移民法對華人不公，便力促兩國政府修改對華人之移民法案，使我僑胞取得接眷、置產並能居留之權，還爭取到增加中國難民入美之名額，現今華僑亦深受此惠。另於一九五六年他及時挽救上千華人，免受紐約移民局「集體查冊案」而慘遭遞解出國之險境。

立身在亞洲，于樞機以他在國際間之盛名，得以在聯合國仗義直言，協助使之承認中華民國，致使我國得以進

入聯合國，並得常任理事國之職，這也是日後促成台灣經濟起飛，工商繁榮，終獲「亞洲四小龍」之根由。

而在國內政壇上，于樞機榮任國

爭取到獨立建國的壯舉，同時也借機化解許多僑胞與當地國民的紛爭與衝突。當初最華民族來源實于斯文而于樞機終其一生，以聖、美、真善做行為的準則，又本以「興教救國」為己任，在各行各業中，他所觸及的層面之多，以及牽涉事務之廣，實在是指不勝屈，無以算計。尤其是在宗教、國家、社會及人類等各方面的貢獻，更自不待言，先總統蔣公對於樞機尊敬有加，可由蔣夫人在一九六九年函賀于公晉昇之文中得證：

函賀于斌樞機

親愛的于斌樞機：回憶，即于斯文而于我向中國新樞機致衷心的賀意。在這個時候您當選為我國樞機，實在是輔仁大學以及台灣和大陸同胞的光榮。許多年來，您曾為同胞們的利益和精神生活艱辛的工作，在您應得的陞遷後，希望上主繼續在各方面祐導您以完成祂的意願。總統也和我同樣

運通小語

陳運通

▲真正的聰明人，是「大智若愚」（老子語），「無聲勝有聲」，使人看不出他是聰明人。

▲經常走路，消耗能量，是最好的健身方法。

▲人生如大海航行，舵手和指南針，把握方向，使能在暴風豪雨中，不致迷失方向。

▲過去少讀書，現在知道輸。現在不讀書，永遠都是輸。

▲不斷的追求物質享受，跟著來的，可能是痛苦與悲哀。

▲禱詞——神啊：當今，紛擾擾，世變詭譎，奇離古怪的時代，我們的心，家庭和前途，社會人心，國際情勢……真使人焦慮，懇求全能的神，幫助我們，使大家信靠祢，得著平安與喜樂。

的向您道喜並致賀意！

此不難看出，國人對於樞機有如此至

高無上的推崇及敬佩，不禁令人對這

位教廷親王于斌樞機主教頗有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

後」之感。他的卓越成就，若以「天

主教之瑰寶」及「近代聖賢偉人」來

又有報界前輩，于衡稱頌：「于斌樞機是中華民國最偉大的傳教士」，由

比喻他老人家是最恰當不過的了，真可謂實至名歸，當之無愧。